第一篇　仙草冰　陳幸蕙

夏日的暑熱，總是一開始便密天匝地而來，不留餘地。挽著提籃上菜場的當兒，偶然見到仙草冰上市，就覺得那樣光潤烏沉的東西，是在為余光中的詩句「暑假剛開始，夏正年輕」做註腳。

的確，在島上小市民的生活裡，仙草冰早已成為「立夏」的標幟。當吹在臉上的風，不知不覺地溫暖起來；當穿在身上的衫子，不知不覺地薄得透明時，彷彿眾所週知的記號，仙草冰便陸陸續續在街頭出現了。

儘管農業社會裡，種種古老的東西，都已經不合時宜地漸被淘汰，成為只能存在於記憶裏的古董。但即使是新奇討巧的冰淇淋捲大行其道的時刻，街頭巷尾，甚至每一個小康殷實的家裡，清淡雋永、市井風味的仙草冰還是被深深懷念著與喜愛著。

仙草冰說來，其實無香無味，它最大的特徵便在於它的色——墨黑，一種並不怎麼適宜在夏天出現的顏色。所有屬於夏日的色彩，似乎都應是明亮的、耀眼的、令人意興飛揚的，但仙草冰卻獨願把灼熱與煩躁都沉澱下來，凝固成那樣柔潤罕見的黑玉。也許正因為那樣近乎禪定的黑，寧靜得有如初夏之際最最清涼的一塊夜空，什麼也穿透不過，因此，心浮氣躁，什麼也把握不住的夏日裡，烏亮如玉的仙草冰，就格外令人產生一種沉靜的感覺了。

而當你從小販手中，以最低的消費額把它買回來，放在透明的淺盅內，隨意用水果刀劃上幾劃，澆上一點化開的糖水，簡單製作的過程，就能產生一道非常實惠而充滿即興趣味的夏日小品來。

也許，仙草冰的整個好處，便在於這樣的不費力吧？——你毫不費力地買回它、不費力地在陽臺的小几上料理它，也毫不費力地享受它停留在齒隙舌尖的感覺。那種入口之後，並無固定形狀，只是軟涼滑溜，自由激盪著唇舌的輕鬆，對任何人來說，都應是一樁特殊而有趣的飲食經驗。因此，吃仙草冰的人，絕沒有橫眉豎目或喋喋不休的；那是汗出如漿的夏日，一顆飛揚浮動的心，最近乎「止水」境界的平靜時刻。

第二篇　搬開阻礙夢想的石頭　巫石吉

夢想，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財富。勇敢做夢的人，在生命的銀行裡，預先開了許多幸福的帳戶。努力把夢想實現的人，就是這些帳戶存滿心靈的基金。一心要實現夢想的人，誰也擋不住他堅持的力量，除非，他自己先放棄，一碰到阻礙夢想的石頭，就投降！

在通往夢想的路上，會碰到阻礙行進的石頭。你必須想辦法，將它搬開。會擋在通往夢想路上的這些石頭，並不是別人設下的路障，而是自我設限的難關。

所謂的夢想，並非偶而做夢時才想一想的畫面，而是真心期待一定會實現的念頭。阻礙夢想第一顆最大的石頭是：不相信夢想。如果一開始就抱著「我看不可能吧！」、「我哪有那麼好的運氣！」、「我恐怕是癡心妄想吧！」這些負面的想法，等於還沒正式踏上夢想之路，就將自己三振出局。

還有另一顆很大的石頭會阻礙夢——害怕實現夢想。有些人常把「我連想都不敢想！」這句話掛在嘴邊，這是很可惜的事。既然他自己都不敢想，老天當然也就懶得幫他的忙。反正需要好運氣的人太多了，實在不差他一個。更何況把好運給這種「連想都不敢想」的人，不是太浪費了嗎？

還有一種人稍微比較勇敢一些，不過好不到哪裡去。他有夢想，但是不敢實現夢想。怕美夢成真時太幸福了，承受不起。這種心態十分自卑，像一個沒有自信的灰姑娘，在歡樂繽紛的舞會中，巴望著十二點鐘到的時候，馬車趕快來接她，否則一旦變回原形，可就大事不妙。寧願幸福沒有出現；也不願在幸福面前出糗。很多人以為通往夢想的路上，會碰到什麼驚天動地的困難。其實，存在於自我內心這些小小的不安，才是最大的阻礙。

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除非你自己，否則沒有人能真正為難你。擁有夢想的人，會比沒有夢想的人，更加堅強、更加勇敢、也更有力量。我們做每一件事情，都會碰到挫折。一心為了實現夢想而努力的人，根本沒有時間為挫折而難過。他們只會愈挫愈勇，從挫折中找到有助益的經驗，增加實現夢想的力量。

萊特兄弟為了實現飛行的夢想，不但冒著生命危險試飛，還要忍受世人的訕笑，歷經千辛萬苦之後，在一九〇三年才總算試飛成功。

當紅歌手張惠妹未成名之前，參加「五燈獎」歌唱比賽，也曾在奪得「五度五關」之前被封殺，之後捲土重來才一舉成名。實現夢想的過程，看來雖然十分艱辛，但身處其中的人，總是能自得其樂，不斷做理化實驗的居禮夫人，和不停研究程式的比爾蓋茲，都是從苦中熬出來的世界名人。

我還認識一些可敬又可愛的市井人物，包括：為了成為西點師傅而必須從清晨五點忙到晚上十二點的年輕人；為了成為飛機駕駛員而必須從苦讀英文開始用功的上班族，他們都會了實現夢想而努力不懈。

夢想，是一個人的光環，讓人見到他用心實現夢想的努力時，不得不以尊敬態度和他共同期許，祝福他美夢成真。

我們終將發現：實現夢想的路上，沒有阻礙的石頭。只不過有一些罣礙幻影，曾經出現自己的心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動手搬開它。

第三篇　何來錯誤的第一步　王溢嘉

M：

你說你不是在逃避選擇，而是怕走錯路，怕踏出錯誤的第一步；怕一著錯，就全盤皆輸。

的確，人生南北多歧路，我們很可能會走錯路，而必須慎乎始。

但所謂「選錯科系進錯行」或「走錯路」，往往是你走到路的終點時，發現自己一事無成，才懊悔自己當初「走錯」了。事實上，條條大路通羅馬，每一條路都有人走得非常成功；路本身沒有「錯」，問題端視你怎麼個走法。

李遠哲當初要上大學時，放棄了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保送台大醫科」這條黃金大道，而選擇台大化工系；大一時，又因看到化學館在晚上仍燈火通明，覺得化學系有濃厚的研究風氣，又毅然轉到化學系。

這樣的選擇，跟多數人背道而馳，也讓他父親捏一把冷汗。 但今天，大家都說李遠哲走「對」了路。因為他以其傑出的成就向世人證明，一條原本被視為「不智」或「錯誤」的路，也可以變成「非常明智」、「非常正確」。

二十世紀的哲學大師維根斯坦，也不是一開始就選擇哲學這條路。他在德國讀的是機械工程，十九歲到英國專攻航空學，熱衷於飛機噴射反應推進器的設計。因為此項工作涉及純數學的問題，而使他對數學的哲學發生興趣，竟至於放棄航空工程，而選擇到劍橋大學改讀哲學。

但在研究哲學兩年後，他忽然跑到挪威，自己在鄉間蓋了一間茅屋，成為隱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隱士變成了戰士，他自告奮勇地回到奧地利，加入陸軍當志願兵，轉戰各地四年，最後被敵軍俘虜，成為囚犯。

戰後，他又嚮往當個小學教師，而選擇進入師範學院就讀，然後在鄉下教了好幾年書，直到四十歲，才又回到劍橋大學，繼續他未完成的哲學「學業」。

今天，也沒有人敢說維根斯坦如此迂迴的人生抉擇是「危險」的，是在「蹉跎時光」，因為沒有幾個哲學家能有像他那樣輝煌的哲學成就。

這不只是「成敗論英雄」，而且是「成敗論對錯」，除了作奸犯科外，沒有一條路在

起點處就標明著「對」或「錯」，它是你這個「行人」和其他「路人」在後來才標上去的。

當然，在為自己的人生做選擇時，我們應仔細考量各種因素，但你不必為是否踏出錯誤的第一步而擔心，而躊躇不前。因為第一步以後還有第二步、第三步……。每一次的選擇雖然都是唯一的，但你不是一生只能做一次選擇。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們因「系列性的選擇」而產生「系列性的自我」。重要的不是你今天做了什麼選擇，而是你今後為你的選擇做了什麼。

W上

第四篇　寫給秋天　羅　蘭

儘管這裡是亞熱帶，但我仍從藍天白雲間讀到了你的消息。那藍天的明淨高爽，白雲的淺淺悠閒，依約仍有北方那金風乍起，白露初零的神韻。

一向，我欣仰你的安閒明澈，遠勝過春天的浮躁喧騰，自從讀小學的童年，我就深愛暑假過後，校園中野草深深的那份寧靜。夏的尾聲已近，你就在極度成熟蓊鬱的林木間，怡然的擁有了萬物。由那澄明萬里的長空，到穗實纍纍的秋禾，就都在你那飄逸的衣襟下安詳的找到了歸宿。接著，你用那黃菊、紅葉、征雁、秋蟲，一樣一樣的把宇宙點染上含蓄淡雅的秋色；於是木葉由綠而黃，而蕭蕭的飄落；蘆花飛白，楓木染赤，小室中枕簟生涼，再加上三日五日瀟瀟秋雨，那就連疏林野草間，都是秋聲了！

想你一定還記得你伴我渡過的那些複雜多變的歲月。那兩年，我在那寂寞的村學裡，打發淒苦無望的時刻，是你帶著哲學家的明悟來了解慰問我深藏在內心的悲涼。你讓我領略到寂寥中的寧靜，無望時的安閒；於是那許多唐人詩句都在你澄明的智慧引導之下，一一打入我稚弱善感的心扉。是你教會了我怎樣去利用寂寞無俚的時刻，發掘出生命的潛能，尋找到迷失的自我。

你一定也還記得，我們為你唱「紅葉為他遮煩惱，白雲為他掩悲哀」的那兩年愴涼的日子。情感上的磨折使我們覺察到人生中有多少幻滅、有多少殘忍、有多少不忍卒說的悲哀！但是，紅葉白雲終於為我們沖淡了那膠著沉重的煩惱和憂鬱；如今時已過，境早遷，記憶中倒真的只殘留著當時和我共患難的那個女孩落寞的素臉。是「白雲如粉黛，紅葉如胭脂」，還是「粉黛如白雲，胭脂如紅葉」？那感傷落寞的心情如今早已消散無存！原來一切悲愁如加以詩情和智慧去塗染，都將成為深沉激動的美麗。你是曾如此有力的啟迪了我們，而在我在逐漸沉穩的中年，始領悟到你真正的豁達與超然！

你接收了春的絢爛和夏的繁榮；你也接收了春的張狂和夏的任性，你接收了生命們從開始萌生、到穩健成熟，這期間的種種苦惱、掙扎、失望、焦慮、怨忿、和哀傷；你也容納了它們的歡樂、得意、勝利、收穫、和頌讚。

第五篇　惜緣

人，自出生似乎就開始了「人際關係」的建立。有天生已定的，像父母、手足、親戚；有後來滋生的，如師生、朋友、同學、同事、鄰居……。交有深淺，情有濃淡，總歸是人與人之間的一份「緣」。

同舟共渡，照佛家的說法，都是五百年修來的，那相逢、相識、相交、相契、相知、相親、相愛呢？

可是，許多最「有緣」的人，卻因日日相處，反忽略了人際間應有的尊重與包容。於是父母子女之間，產生了代溝；同胞手足間，鬩牆相爭；夫婦之間，有了怨懟……

也有許多「有緣」的人，在時間的流程裏，空間的阻隔中，由濃而淡，終至於無；更有許多「有緣」的人，因著「習慣」了對方的存在和給予，而視為理所當然，直到失落了這一份情緣，才慨嘆未曾珍惜，卻悔之已晚。「當時只道是尋常」，納蘭容若這一句詞中，包含了多少百折千迴的悔恨和沈痛？

在人我的關係中，我所期望的，是以「善意」為出發點；雖然，善意，並不能保證不產生錯誤，不造成傷害；一件事，在發生的當時，往往我們並不確知它是好、是壞；這種表相的好、壞，往往只是「因」，而不是「果」。它的果，也許結在數年、十數年、甚至數十年後。但，出於善意而造成的「因」或「果」，即使是錯誤和傷害，也當是所有錯誤、傷害中，最可原諒的一種。

而在人我關係中，我所期望的終結——不論是情緣本身的終結，或基於不可抗拒情況下的終結（譬如死亡），是「彼此無憾」。付出是一種愛；接受，是另一種。如果彼此都全心的付出，全意的接受了，那即使是終結，也應是「緣」的圓滿，而不是殘缺。

在人海茫茫中，彼此能夠相逢、相識、相交、相契、相知、相親、相愛，是何等難能可貴！為什麼總要「後知後覺」，等到面對人世無常，等到失落之後，才知道珍惜呢？

第六篇　山豬學校　亞榮隆•撒可努

如果叫我說我與父親打獵的故事，說它個三天兩都說不完。但在記憶裡，父親的獵人哲學，卻讓我上了一課原住民如何和所有事物維持平衡及人性的方法對待大自然。

小時候的我，可能因為好動調皮，所以成為部落裏不受歡迎的小孩，通常，只要部落裏哪家的東西壞了，或是不見了，很快的就會傳到我父親的耳朵裏，接下來的後續情形，難免就是一陣毒打，是不是我幹的都是一樣，只因為我不受歡迎。

父親為了怕部落的人說話，只要一有假日，就帶著我到他的獵場打獵。所以那時候讀小學的我，最喜歡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課的日子；有時候我會趁著上學的理由逃課，有時候跑到別人的果園和玉米園，或是蕃薯園烤玉米和地瓜；黃昏時，遠遠的看到學校的路隊，再插進路隊回家。每到禮拜六的時候，我就開始害怕，心裏想：「好不容易讓我等到了禮拜天，終於可以放肆玩樂」時，卻會被父親叫住：「明天星期天，你跟我去看陷阱。」

有時走了大半天的路都沒得休息，走了一天還是到不了父親的獵場，他每一次都說：「快到了！」然而卻彷彿沒有終點。

就這樣子在山上走著。也因為這樣子，對周遭事物的反應非常敏感，大自然的呼吸和脈動，我隱隱約約能夠感受到。過去和父親打獵的日子因為要走很遠的路，當時覺得自己很不幸，不能和別家的小孩子一起玩耍；但現在回想起來，也就是因為這樣，使我比同年齡的孩子，收益得更多，生活也更豐富。並且對大自然的生命史，有一段很人性化的認知，這一切全都是拜我父親所賜。

小時候我有個外號叫「理古處」，意思是「話很多」、「那麼多問題」之意。

每次跟著父親打獵的時候，對不知道、沒看過、沒來過、沒聽過、不認識的事物，心裏就有很多的「為什麼」、「那個是什麼」、「為什麼會這樣」的一些問題，父親常會很不耐煩，很生氣地跟我說：「理古處！」儘管如此，但我還是要問，問到明白、清楚之後才罷休，好奇心的驅使和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使得小時候的我便對大自然和山裏的一切非常地熟悉，且具有對土地及其他事物敏銳的觀察力。

第七篇　明日的笑靨

栞　涵

如果，生命有如一株樹，我們希望它結實纍纍，也希望它花葉扶疏，更希望它頂天立地，傲岸不屈。但，我們必先將根深深地埋進土裏。往下紮根，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卻是如此重要。紮根的工作做得愈好，將來面對惡劣的環境也就愈經得起考驗。

樹，以美麗的花朵燦爛了世界，以甜蜜的果實奉獻給人類，更以濃密的枝葉擋去風沙，遮蔽酷日，贈予大地一片青綠，更給疲憊的旅人一地清涼。而我們，曾為我們生存的世界，提供了什麼樣的努力及成果呢？

有些人老是將一己的不如意歸咎於時運不濟，自怨自艾，不圖振作；但，畫地自限、自甘墮落的結果祇注定是個悲劇。事實上，我們也曾看到許多真正身處困境的人，反而積極向前、樂觀奮鬥，也終於贏得無數的掌聲，而攀摘別人所歆羨的成功。

沒有人能事事順遂，也因此，誰能在最後展開笑顏的才是真正的笑。當我們胼手胝足辛勤耕耘，揮淚揮汗埋首工作時，這一切的努力原為的是明日的笑靨——更美好的遠景。在我們歡呼收穫，面對輝煌成就的當兒，我們知道：所有的辛勞並不曾白費。我們曾支付了多少，我們也必將獲得多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在生活裏，它是一句簡單的言語，卻也是真理。

我好喜歡泰戈爾的一首小詩：

讓生時麗似夏花，死時美如秋葉。

不知生，焉知死？若我們生而為人，不能熱愛世界、擁抱生命，死後的世界又何足關心？因此，當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能不拚命去追求、去把握一切可能的希望、光明和愛——瞭解和關切我們周遭的人或物，活得興致盎然、生氣蓬勃？如此，當生命的最後一刻來臨，我將坦然接受它而毫無畏懼。像一株曾是枝頭綻放的新綠，隨著時序的更換，它枯黃、萎謝，終於辭別枝頭，靜靜地躺在大自然的懷抱裏。

讓我們以歡欣的心情去迎接每一個即將來到的日子，那是美好而又嶄新的一天。我們努力地工作，生活也必像綻放的花，輕輕搖曳於微風之中，讓日子更為充實，世界更為和諧，微笑永恆佇足。

第八篇　一切從閱讀開始　　隱　地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活到一百歲，寥寥無幾。

而文學和藝術作品，源遠流長，一本好書，一首名曲，或一件藝術品，價值永恆，歷經數千年，仍然流傳，成為世界人類共有的財產。

可以這麼說，文學藝術是老天送給苦難人類最好的禮物。

俗世的人生，就是吃喝拉撒睡，和一般動物沒有什麼兩樣，人之所以為人，最大原因在於人會思索，能創作——思索和創作，使得我們能從肉體的現實人生，提升到精神的理想人生。

如果只有肉體的現實人生，我們和一隻關在籠子裡的鳥有何不同？唯有提升人生境界，養成閱讀習慣，接近藝術，從欣賞中獲得精神的快樂，如同鳥飛出籠子，自由翱翔於大自然，人才會覺得心靈踏實，活得有意義，不虛此生。

人活著，最怕活得讓人看起來乾——思想上的一片乾。一個走出學校，從此不碰書本的人，儘管每天不停的在說話，其實他說得越多，聽的人反而越累。一個思想上「乾」的人，能說出什麼豐潤，我們感覺如沐春風的話呢？

活在世上，我們應該過兩種生長的人生：體力的生長，靠吃；智力的生長，靠閱讀。唯有一生一世不停閱讀，我們才能吸收新知識，成為有智慧的人，有了智慧，人就會產生信心，有了信心，才是一個健康的人，快樂的人。

不能做創作者，就做一個欣賞者，在文學的世界裡，藝術的世界裡，做一個欣賞者。一棵漂亮的文學樹，需要人們歡喜和讚歎，樹有生命，你看他，愛也，他就會婆娑起舞，更加美麗！

慢慢走，欣賞啊，在人世間，多的是富饒的美麗花圃，裡面植滿了一棵棵花繁葉茂的文學樹。西洋文學從荷馬的史詩到現代主義，我國古典文學，從《詩經》到民清小說，就是短短只有八十年歷史的現代白話詩，從徐志摩到余光中，從紀弦到瘂弦，從冰心到夏宇……也值得我們細細誦讀。總之閱讀、閱讀，不停的閱讀，翻過一個山頭，搖身一變，你就成了創作者，在文學園圃裡，你也能種一棵文學樹。

一旦，你的人生裡注入了對藝術的興趣，和藝術交上一輩子的朋友，就再也不會覺

得人生單調和無聊。敲開藝術之門，你會有自己的人生哲學，你會懂得如何替自己做生涯規劃。

到圖書館，你能享受閱讀的快樂；到美術館，你把自己活成一幅美麗的風景；到音樂歌劇院，你的靈魂在跳舞歌唱；到博物館，你打心底感激自己是個「人」，能到這世上旅遊一生。

一切從閱讀開始。閱讀會使我們一生變得色彩豐富。讓我們在有限的生命裡種一棵無限的文學樹！